

子路之學行述論

劉錦賢*

摘要

子路在孔門四科中，列於「政事」；以果敢著稱，乃孔門勇者之代表。彼原係一粗野之人，故孔子每勉其多學。子路面對孔子，言語直率；孔子教示子路，剴切明白，師生二人生命交流無礙。子路捍衛孔子，孔子深知子路，彼此互相關照，甚是親近。子路敢於持戟以入三軍，在性格上屬北方剛健之強；孔子教之調以南方寬柔之強，使剛柔適中，以保身免禍。孔子對子路之剛勇盛氣雖多裁抑，對子路之政事長才則多稱許。子路能使蒲邑田野闢、屋舍完、諸事理，此是其政事練達之具體表現。子路稟性本自強勇，又聞孔子「義以為尚」之教，故持身堅定，見義勇為，見不義勇於不為，無妒忌貪求之心，人格卓然有以自立。子路之事親，親在奉養竭力，親亡追思不已，與曾子、閔子騫同為孔門孝子之典型。子路曾因對祭祀過程安排妥當，故孔子稱其知禮。然子路對於聖學之精微，未盡通透；對於孔子之言動，時或起疑，幸經孔子說明，問題皆得釐清。子路不領會孔子正名為先之旨，仕於亂邦，卒致壯烈捨身，令人嗟歎。然忠於所事，勇於赴難，至臨絕仍從容結纓以全禮。此一壯美之生命形象，將永存於世人之心。

關鍵詞：政事、果決、強勇、行義、孝親、殉難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position of Zi-lu's Scholastic and Moral Performance

Liu Chin-Hsien*

Abstract

Among the four branches of Confucius, Zi-lu belonged to “political affairs;” he was famous for being resolute and courageous, and he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brave in Confucius’ school. Originally, he was a person of rough tongue and manner; therefore, Confucius often encouraged him to learn more. Zi-lu was straightforward when speaking to Confucius, and Confucius’ teaching way to Zi-lu was being earnest, sincere, and clear; apparently,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interchange in life had no obstruction. Zi-lu defended for Confucius, and Confucius knew Zi-lu deeply; they looked after each oth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as really close. Zi-lu was valiant to hold a halberd to join the army to fight, and in character, he belonged to a tough person of the north; hence, Confucius taught him to harmonize and blend with the mildness of the south, so that he could be moderate and not too tough or too soft, keep alive, and keep away from a catastrophe. Although Confucius depreciated Zi-lu’s being too tough and impetuous, he approved and praised Zi-lu’s great talent and ability in political affairs. At the place of Puyi, Zi-lu could open up and develop the farmland, 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houses be complete, and handle everything well—these were the concrete performance of his being proficient in political affairs. Originally Zi-lu’s natural disposition was being tough and brave, and Confucius taught him to “uphold Yi (righteousness);” hence, he would not go with the tide, was ready to take up the cudgels for a just cause, and was brave to reject under temptation; he was not jealous or greedy, and he had distinguished character with integrity. As for

*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erving the parents, Zi-lu did his utmost to serve when the parents were alive, and reminisced about the parents unceasingly after they passed away; same as Zeng Zi and Min Zi-qian, he was a typical dutiful son in Confucius' school. Confucius had praised Zi-lu for understanding the rites owing to proper arrangement of the process of offering sacrifices to gods or ancestors. However, Zi-lu did not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subtle part of sages' studies, and occasionally he had doubts in Confucius' speech and actions; fortunately, after Confucius' explanations, the questions had been made clear. Zi-lu did not grasp Confucius' principle of taking rectification of name as first and foremost, took a government position in a troubled country, and finally sacrificed heroically, making people sign with emotion. Yet he was loyal to the person he served, brave to serve the nation in a crisis, and still calm and unhurried to tie the hat ribbons before he died to accomplish the rites; this sublime life image will always remain to exist in people's minds.

Key words: Political affairs, firm and resolute, tough and brave, doing what was right, showing filial obedience for his parents, martyrdom

子路之學行述論

劉錦賢

一、前言

子路在孔門四科中，與冉有同列「政事」。二人之性格一進一退，形成鮮明之對比。冉有之多才藝，固為孔子所稱道；然其趨勁不足，則見責於孔子。子路鄙野之性格，雖屢次受到孔子之裁抑；但其任事之幹才，則頗受孔子之贊賞。顏淵默體聖蘊，乃孔門仁者之代表；子貢委婉通達，乃孔門智者之代表；子路明快果敢，乃孔門勇者之代表。三人各具特色，可謂孔門中最為人知之賢士。在陳蔡之難中，孔子只詢問三賢之意見，餘者不與焉，可見三賢在孔門所占之分量。《論語》所載孔子與弟子言志中，子路兩度皆參與，顏淵僅有一次，子貢則付諸闕如。此或因緣不同，但可見子路跟隨孔子之緊密。

子路本是一持劍之鄙人，經孔子誘導，遂置身儒門之矩矱中，終身不渝，師生二人情誼甚為深厚。子路之為勇，不只表現在精神上之不畏橫逆艱難，亦表現在實際力氣上之超乎尋常，是以能捍衛師門，而堪當大任。子路能有所為，能有所不為，亦是孝與禮之踐行者。孔子告誡子路，若不能消融剛強之氣，將「不得其死」，後來不幸言中。子路親炙聖人日久，竟不能在衛國政爭中全身而退，此當與其性格與德養有關。凡此，悉本文所欲詳加述論者，期能呈現子路學行之全貌，或以為法式，或作為警惕。

《論語》中與子路相關之記載較孔門其他弟子為多，分布於十四篇，計四十一章；《孟子》則有四章。其中有子路與孔子之問答、子路之單獨發言及孔子對子路之評論，由此可見子路之性格、學養及特長。《左傳》在定、哀年間有子路事蹟之記載，尤詳於哀公十五年之衛國政爭及子路之死。以上三部分當為理解子路最基本可靠之資料。《史記》之〈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傳〉皆有與子路相關之記載，其他子路之言行事跡散見於《莊子》、《荀子》、《韓非子》、《禮記》等典籍中。至於宋明諸儒對子路之評論，每有精到之語，值得引證。以上為本文述論子

路學行之主要文獻根據。

二、入門與親師

《史記》載：「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¹「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¹卞為魯邑，在今山東省泗水縣東。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卒於魯哀公十六年（551-479B.C.），年七十三；子路卒於魯哀公十五年，而「少孔子九歲」，則子路之生卒年當為 542-480B.C.，世壽六十三。子路透過孔子門人而委質稱弟子，知其初入孔門，約在中年。子路原係卞之鄙人，經孔子薰陶，乃成知名之士。此固由於其天性善良，願意受教；但主要在孔子視其為可造之材，而諄諄教誨之。是以師弟二人相知相惜，甚為親近。

（一）孔門化裁

孔子開平民教育之端，自言「有教無類」²，凡有心來學者，不論其家世身分，皆「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³。是故子路雖為鄙人，孔子亦能納諸門下。且鄙人未染世習，具原始渾樸之氣，聞見嘉言懿行，輒能觸動善心，有沛然莫之能禦之踐行動力，反較世故者容易造就。鄙人之純真，乃其可愛處；但難免粗俗直率，時或超越常軌，有待磨礱糾正，方能漸入法度。孔子對子路之訓誨每較他人為多，或即此故。

子路初見孔子，不甚恭敬。《史記》載：「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豶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⁴子路始則儼然一名江湖劍士，好勇逞力，與儒士絕不相類。孔子對此一桀驁不馴之野人能循循勸誘，卒使其去野就文，甘拜門下，此見其大德之能容及大智之善巧。《莊子》假盜跖謂孔子云：「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⁴「甘辭」之云，帶有貶意；又云子路遭逢衛難而致「身蒞於衛東門之上」，乃孔子「教之不

¹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宏業書局，1972年6月再版），頁856。以下皆用此一版本。

² 《論語·衛靈公》；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3月再版），頁168。以下皆用此一版本。

³ 《論語·述而》；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00。

⁴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856。

至」，則近於非詆。⁵然孔子卒能使子路依從，則是事實。此非出乎愛人之至誠，益之以無礙之辯才者不能也。

子路始則為一帶劍者，孔子導之以學，遂解其長劍。子路既解長劍，乃「盛服見孔子」，孔子以為此如江之「下流水多」，使人畏懼，乃誠之云：「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女矣！」謂衣服美盛，臉色猛厲，將使天下人望而遠之，無人肯來勸諫。子路聞之，即「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子路既改前服，臉色舒和，孔子乃進一步教之曰：

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⁶

張揚於言辭者華而不實，張揚於行為者誇大自滿，所知現於容色而自以為有才能者乃小人。孔子嘗告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謂如是方是真知，朱〈註〉所謂「如此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是也。⁷故君子對於道理，知之即曰知之，不知即曰不知，是乃言說之樞紐；對於事情，能做即說能做，不能做即說不能做，是乃行為之極則。言說握此樞紐則有智慧，行為握此極則則有仁德。既有智慧復有仁德，生命即無虛欠不足之處。以上言君子對於言行，不可虛浮張揚，當就所知所能，篤實踐履，始為仁智之表現。能仁且智，生命堅實，即無浮華誇大之病。

古者學而優乃仕，子羔學尚未成，而「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以為此乃「賊夫人之子」，蓋恐子羔不堪其任，反而傷害之。子路辯稱：「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謂學不必經由讀書，從實際政事之操作中亦可以為學。此則強辭奪理，意在掩飾其顛倒學、仕次序之非。孔子遂有「是故惡夫佞者」之責，蓋惡其以口給禦人，而不自省其失。⁸朱〈註〉以為「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

⁵ 見《莊子·盜跖》；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3月臺景印1版），頁996。以下皆用此一版本。

⁶ 《荀子·子道》；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2月4版），頁832-833。以下皆用此一版本。

⁷ 見《論語·為政》；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58。

⁸ 見《論語·先進》；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29。

仕以為學，其不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並引范氏（祖禹）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必先讀書以知修己治人之方，然後為政乃有所持循；否則將致虐民乃至慢神，而為大罪過。於此重大關節，孔子之斥責甚重，冀子路能深自警省。

子路與冉有同樣向孔子問「聞斯行諸？」謂聞一義行是否立刻付諸行動？孔子答子路以「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謂須先謀於父兄，庶免失誤；答冉有以「聞斯行諸！」同問而異答，遂啟公西華之疑，乃問孔子何故。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⁹冉有資稟偏弱，故勉其力行；子路資稟偏強，故抑其輕舉，皆所以補偏而善成之。朱〈註〉引張敬夫（栻）曰：「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對於勇氣勝過常人之子路，須略加抑制，所為方不致魯莽，而能合乎「義理之中」。

孔子嘗對顏淵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謂國君任用之則出仕行道，國君不用之則退居獨善，唯孔、顏二人能做到。子路自認勇力在孔門中首屈一指，因問孔子，「子行三軍，則唯與？」意謂孔子若統領三軍出征，必與彼同行。孔子為抑子路之驕氣，乃告誡之云：「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¹⁰謂專恃其勇，猶如徒手搏虎，徒步涉河，至死而不知悔悟者，吾不與之同領三軍，此隱指子路。必須面對戰事能深自戒懼，且預先謀畫而致成事者，方可與之同行。孔子平生不願多談軍事，但對行軍用兵之道則了然於心。其所以教告子路者，正透露其軍事觀點。蓋兵者危道也，¹¹若輕舉妄動，將致不測之禍殃；必須深懷戒懼，謀定後動，方能減少傷亡，克敵致勝。朱〈註〉：「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並引謝氏（良佐）曰：「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知孔子之言，重在抑子路驕慢之勇並救其輕率之失。

依孔子觀之，子路種種性格乃至言行上之偏失，皆由於不好學所致，故有六言六蔽之提示：

⁹ 《論語·先進》；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28。

¹⁰ 《論語·述而》；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95。

¹¹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見《孫子·計篇》；魏武帝等：《孫子集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4月初版1刷），頁1。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¹²

此是孔子為教示子路重要道理所作啟發式之詢問。六言指仁、知、信、直、勇、剛，此皆孔子平日常言之美德，而為學者所當好者。朱〈註〉：「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學所以明理，必明六言之義理，乃能使其表現得當，而無所蒙蔽。喜好仁愛、才智、信實、正直、勇敢、剛強皆值嘉許，然苟不喜好學習，所受之蒙蔽分別為愚昧、放蕩、殘害、急切、作亂、狂躁。朱〈註〉引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六言皆為善德，子路有勇於為善之性格，孔子恐其因不明理而行之偏差，故告以學習明理以防各種蒙蔽。其中信、直、剛又與勇類似而相引生，故特提醒其可能之蒙蔽而預為之防。

《論語》中未見子路之問仁，卻有子路問士、問成人、問君子之記載，此當係其較為關心者，孔子皆簡明答覆之：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13

士者有才德而堪任事者之稱，為士之道多矣，孔子僅告子路對待兄弟及朋友應有之態度，及其中之分際。即朋友之間當誠懇相待，並勉勵學行，兄弟之間當和氣

¹² 《論語·陽貨》；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78。

¹³ 分別見《論語》之〈子路〉（引文首則）及〈憲問〉（引文二、三則）；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48、頁 151、頁 159。

相處。蓋朋友之間有責善之義，兄弟之間不能傷害恩情。此當就子路之不足處而為之說者。朱〈註〉引胡氏（寅）曰：「切切，懇到；悛悛，詳勉；怡怡，和悅也。皆子路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五倫之中，朋友主義，而兄弟主情，對待之道固不得相混。成人謂學行全備者，必須明智出眾，欲求淡泊，勇力過人，才藝多方，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方可與於成人之列。然而此等全人，今日難覓。若能見到有利可取時想到是否合乎義而不貪求，見到他人危難時能捨身相救而不顧惜，與人久約能不忘記而必信守承諾，如此有義有信，亦屬全人之次等者。朱〈註〉：「『亦』之為言，非其至也，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者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知真正之成人，必至於聖人乃堪稱之，孔子只就子路所能者而引進之耳。君子原指在位者，後為有才德之通稱。《禮記·曲禮上》：「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¹⁴孔子所云之君子，首重品德，兼及才知。依「安人」與「安百姓」觀之，此處當指在位者言，然指不在位者亦可。以恭敬修養自己，成己也；安定他人與安定百姓，成人也。必須人我皆成，乃堪當君子之名。「安人」與「安百姓」實皆「修己以敬」之充拓，此孔子於子路之問君子，首先只答「修己以敬」之故。孔子殆亦針對子路之疏略，故特舉「敬」字以救之。朱〈註〉：「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知孔子意在抑子路之徒務高遠，令其反求己身之敬。程明道曰：「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¹⁵恭敬至於其極，可以平天下，參化育，此為君子盛德之至。

孔子曾參觀魯桓公之廟，見宥坐之欹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言此等人君置於座右以為戒之傾倚易覆之器，空虛無水則傾斜，注水適中則端正，注水滿溢則傾覆。孔子命弟子注水驗之，果然。孔子因歎「惡有滿而不覆者哉？」遂啟子路與孔子之問答：

¹⁴ 《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勣宋本《禮記注疏》），頁 53。以下皆用此一版本。

¹⁵ 《二程集·遺書·卷第六》（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3月），頁 81。以下皆用此一版本。

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¹⁶

敬器滿溢則傾覆；同理，人若滿溢，則易遭物忌而致顛蹶。《周易》所謂「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¹⁷，《尚書》所謂「滿招損，謙受益」¹⁸，是也。然人若「持滿有道」，則可以避免可能發生之禍患。是故聰明有才智者，當以愚昧持守之；功勞遍及天下者，當以辭讓持守之；勇力蓋世者，當以柔弱持守之；富有天下者，當以謙遜持守之。此即謙抑自損之方。蓋子路自知本身有盈溢之氣，乃問孔子持滿之道，孔子遂因其問而示以自損之方。

司馬牛問君子，孔子告以「君子不憂不懼」；蓋「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¹⁹子路則問孔子「君子亦有憂乎」，蓋以為君子於待人處事方面不能無憾，而為己身之憂。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謂君子未得位時，能自樂其心意；既已得位，又樂於所事皆治理，如是則無所歉疚，而能終身快樂，無有一天之憂慮。至於小人則是「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²⁰小人無以自持，是以患得患失，致終身憂慮，而無有一天之快樂。

子路曾為魯之郈令，時季孫相魯，動用群眾掘一長溝以防水患。子路以其個人之俸米做成稀飯，約集掘溝者在五父之衢用餐。孔子聞之，乃差遣子貢前去，將其飯倒掉，並擊毀裝飯之容器。子路發怒，乃前往質問孔子，以為孔子平日教弟子以仁義，而以私俸餐民正是仁義之表現，有何不可？孔子告之曰：

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而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

¹⁶ 《荀子·宥坐》；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815。

¹⁷ 《周易·謙卦·象傳》；《周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勣宋本《周易注疏》），頁 47。

¹⁸ 《尚書·大禹謨》；《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勣宋本《尚書注疏》），頁 58。

¹⁹ 見《論語·顏淵》；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33。

²⁰ 《荀子·子道》；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833-834。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見《論語·陽貨》；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79。與此意同。

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²¹

子路之發怒質問實為粗魯。孔子本以為彼知覆飯擊器之理；實則不知，故如是無禮相見。子路餐掘溝者，雖是愛彼等；然愛人必須當於其分。就禮言，天子愛天下所有之人，諸侯愛其國內之人，大夫愛其官職所轄之人，士愛其家人。超過其所愛之範圍謂之侵權。如今魯君擁有魯國人民以愛之，子路卻擅自愛他們，此係侵奪魯君之權，而為謬誤。話未完了，季孫氏果派人來責備孔子，以為孔子令弟子餐掘溝者，乃侵奪其民；孔子受子路牽累，遂離開魯國。子路之飯徒役，本出乎愛心，但愛心用錯對象，遂有侵權之過。此即前所謂「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二）師弟相親

在孔門弟子中，子路與孔子之對話最多，由此顯示其平日甚為貼近孔子，故有疑可以隨時發問，而孔子亦能就近觀察子路之缺失而糾正之。子路對孔子言語直率，看似不若他人恭敬；孔子對子路之訓示亦剴切明白，此正顯示師生二人生命直接交通而無距離。孔子有所差遣，子路輒為首選。子路對聖學精微之體悟，或許未如顏、曾深刻，但彼與孔子二人互相關照之程度，當非他人所能及。

孔子周遊列國，欲以仁教復活周禮，雖得眾多賢士相從，然每不得志於時君，無由施展抱負，遂「欲居九夷」²²。九夷即高麗，昔受箕子之化，其民天性柔順；孔子欲居之，並非無故。雖基於對文化母體之深情，卒不成行；然此一心念，時或浮現。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孔子於不得志於時君之際，謂將乘坐竹筏漂浮海上，至於九夷之地。只提及子路會隨其浮海移徙，未提其他弟子，可見師生二人相倚之深。「子路聞之喜」，喜孔子之看重自己勝過他人，而亦有勇於相隨之意；然未能看出孔子言說之無奈與悲憂之情懷。故孔子復云：「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²³此非在嘉許子路勇氣超過他，乃在惜其未能裁度事理，以合於義。程伊川曰：「孔子願乘桴浮於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

²¹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陳奇猷：《韓非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9月臺景印再版），頁721。

²² 《論語·子罕》；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13。

²³ 《論語·公冶長》；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77。

賢君，道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²⁴孔子只是言說及此，非其真正用心；子路不能審度孔子之意，故孔子譏諷之，欲其有所省思。

孔子患病時，子路隨侍在側，祈求速癒，且為可能之後事預作安排：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甯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²⁵

子路憂慮孔子病情，故想藉助神明之力，使其痊癒。蓋誅文上有「為你向天神地祇禱告」之記載。孔子認為無此必要，乃藉口自己禱告已甚久，不必復有動作。朱〈註〉：「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祈禱若與去病無關，則不必為；若藉祈禱以悔過遷善，始得神佑而去病，則孔子之素行皆如理，無過可悔，亦無善可遷，與「聰明正直而壹」²⁶之神固已相合，故亦無所禱。朱〈註〉：「〈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子路之請禱，殆亦出於弟子愛師「迫切之至情」，而「不能自己」，孔子亦能體察其心意，故不直拒之，而僅告以不必禱之意。孔子病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擔憂孔子一病不起，遂使門人為家臣，使孔子可能待辦之喪禮隆重。子路意在尊師，而預為安排，考慮可謂周詳。然孔子以其不合禮制，及病勢稍好轉，乃嚴辭拒絕此等安排。欺天之罪甚重，孔子雖云自己欺天，實乃深責子路。以為寧死於門人之手，亦不死於臣之手；已若死，縱然不能如君臣之禮以為葬，亦不致見棄於道路。凡此，皆就孔子當時之身分而為言，總以合乎禮為歸趨，以此教示子路。

²⁴ 《二程集·遺書·卷第二十二下》，頁 302-303。

²⁵ 分別見《論語》之〈述而〉及〈子罕〉；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01 及頁 112。

²⁶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勳宋本《左傳注疏》），頁 181。以下皆用此一版本。

《論語》兩度記載孔子嘗「畏於匡」²⁷，畏謂有戒心。子路護衛在孔子身旁，終能度過險境：

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²⁸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²⁹

匡在當時，屬宋、屬衛或屬鄭，今雖難考；但孔子嘗受難於匡，則是事實。陽虎曾暴匡人，孔子弟子顏刻（剋）與之俱行。後刻為孔子御，過匡，匡人識之；刻又以馬策指其入匡之缺口。而孔子長相似陽虎，匡人遂以為陽虎復至，乃發兵圍之，拘困之五日。後確認非為陽虎，乃解兵去，孔子遂免於難。孔子當難，視作平常，且弦歌以緩和子路等弟子之情緒。孔子以此等不憂不懼之態度面對險厄，靜待情勢之轉變，而不贊成子路採取激烈行動，終能化險為夷。

子路因愛師尊師，連帶亦維護孔子之宗國，如曾請齊之當權者善待魯國：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享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³⁰

魯哀公十五年之秋，齊國強人陳恆之兄陳瓘字子玉者往楚國，經過衛國，子路會見之，且告之曰，上天或許要以陳氏作為伐木之斧斤，在砍斫喪失齊國公室之後，卻讓他人擁有齊國政權，或許有此變數而不可知；將使陳氏終能享有齊之國祚，亦是不可知之變數。陳氏若能善於對待魯國以等候時機，實為甚佳，何必厭惡魯

²⁷ 見《論語》之〈子罕〉及〈先進〉；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10及頁128。

²⁸ 《史記·孔子世家》；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734。

²⁹ 《莊子·秋水》；郭慶藩《莊子集釋》，頁595-597。

³⁰ 《左傳·哀公十五年》；《左傳注疏》頁1035。

國。陳瓘曰，所說有理，吾接受建議，然先生當遣人告知我弟陳恆。子路以利害說陳瓘，以為魯可作為陳氏之助，實則為維護魯國之安全，庶免侵逼於齊。是年冬，子服景伯與子貢如齊，齊遂與魯盟，而歸成邑於魯。此雖多賴子貢之辯才，但子路當有先之之功。

子路置身衛亂之中，孔子預知其必死；既聞死訊，為之痛哭覆醢；且若喪其子：

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³¹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³²

孔子深知子路能忠於所事，臨難不苟免，故言其必死。預知所愛子弟將死而不能救，其無奈與痛惜之情，溢乎言表。〈集解〉引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子路捍衛孔子甚力，此亦孔子哭之於中庭之故。及進自衛來之使者而問子路死之情狀，使者答以已被蒯瞶剝成肉醬，鄭〈注〉：「示欲啗食以怖眾。」孔子遂命人倒棄肉醬而不忍食。曹丕〈與吳質書〉：「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³³所謂「門人之莫逮」，謂其餘門人皆不及子路以身事師之忠誠。孔子之喪子路，與喪顏淵同等看待，皆「若喪其子」，然而只持心喪而無服，蓋師生雖情同父子，但畢竟非親屬，於禮不當有服。然由此亦可見孔子對子路用情之深。彼師弟二人相親之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三、稟性與長才

³¹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857。

³² 以上二條皆見《禮記·檀弓上第三》；《禮記注疏》，頁 112 及頁 131。

³³ 《文選·卷第四十二·書中》（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 年 9 月 6 版），頁 603。

人受天地之氣以生。稟受之氣有清濁厚薄之殊，性情因而有陰陽剛柔之異，所具各類才智亦有巧拙長短之別。教育之目的固在化氣補偏，使性情達於中和，才智堪為世用；然除聖人外，人之性情實難完全中和，才智亦是各就所長。往往優劣互見，難以盡善盡美。子路雖受教於聖人之日久，亦不能消融其剛強之氣，與儒者心目中理想之聖人氣象有間。然亦以此故，能在所長之政事上勇於擔當，而大有作為。

（一）資質強勇

孔子與其弟子朝夕問學相處，對各弟子之資質瞭如指掌。「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³⁴之記載，當是孔子對四位弟子資質之簡要品鑑。此雖較偏向負面之評論，但由此亦可看出其正面之價值。故子羔之少知而有厚直存焉，曾子之魯鈍而有誠樸存焉，子張之便辟而有莊矜存焉，子路之粗俗而有果敢存焉。子路剛強之性格，顯現出來者，自然少些溫文儒雅氣象，故孔子以粗俗稱之，冀其能自勵而有所救正。於其餘三子亦然。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³⁵同樣隨侍師側之態度，閔子騫表現中正，冉有、子貢表現和樂，子路則表現剛強。是故孔子以「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警告子路，欲其調之以柔和。蓋若一味剛強，將與人多所牴觸，而易遭不測之殃。孔子屢次提醒子路強氣之惡果，惜乎子路終其一生未能完全正治其強勇之盛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³⁶子路聞善必劍及履及而力行之，此是強勇者之優點，朱〈註〉引范氏所謂「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此是其他孔門弟子所不及處，故特記以表彰之。

子路始則自矜其勇，乃有「君子尚勇乎」之問，孔子應之曰：「君子義以為尚。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³⁷君子所注重在義而不在勇，義存諸心，自能勇發乎外；反之，若徒恃其勇，則所行或不合乎義。在上位之君子若有勇無義，將假其勢力以作亂；在下位之小人若有勇無義，將不堪貧困以竊盜。與小人對比而能「為亂」之君子，當以位言，而不以德言。朱〈注〉引尹氏（焯）

³⁴ 《論語·先進》；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27。

³⁵ 《論語·先進》；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25。

³⁶ 《論語·公冶長》；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79。

³⁷ 《論語·陽貨》；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82。

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義以為尚所發之勇方具正面價值，是謂「大勇」。子路只是一味勇往，則或有不當於義理者，此是其美中不足處。

孔子因子路之問強，告以強有南北之分，而以南方之強為君子所居：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爾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³⁸

以寬大柔和之態度教誨他人之所不及，對橫逆無禮者能含容而不報復，此乃南方之強，有德之君子以此自居。睡在武器甲冑上，戰死亦不厭惡，此是北方之強，強而有力者以此自居。是故君子諧和大眾而不流於邪惡；立於中道而不偏倚一方；國家有道時，不改變未達時之操守；國家無道時，至死不變平日之節操。能行於此，方為真正之強者。北方為剛性之強，南方為柔性之強，二者相較，南方較勝，而近乎君子。但真正之強在剛柔適中，操持堅定，而惟義是從。朱〈註〉：「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南方寬柔之強為君子所居，孔子欲子路法此，而抑其剛氣；然惟有表現基於德義之勇方為真正之強者。

子路剛勇之氣質，發乎瑟聲，自不諧和，孔子聞其不與己同，乃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謂子路之瑟聲，非自家門下所應有。門人聞孔子之言，遂「不敬子路」，蓋門人以為孔子有貶低子路之意。孔子見狀，乃轉言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³⁹言子路之於聖學，已能致其廣大，只是尚未盡其精微。朱〈註〉：「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對於聖學，誰敢說已「深入精微」？能達乎「正大高明」已甚不易。足見孔子亦肯定子路之造詣，不過總期望彼能精益求精、更上層樓。

³⁸ 《禮記·中庸》；朱子：《四書集註·中庸章句·第十章》，頁21。

³⁹ 《論語·先進》；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26。

（二）政事練達

儒家修己以安人、安百姓之理想，藉由政事以實現之最為直截有效。故孔子屢欲出仕，其弟子亦頗有出仕者。子路本具政事幹才，益之以其強勇之實踐力道，故處事明快，不論領軍或治眾，皆卓具成效。是故孔子對子路之剛勇雖多警告，對子路之軍政長才則多稱許。子路有勇力使其才藝能落實於事務之處理，是故政事熟練通達而聞名於當時。

子路嘗向孔子請問為政之要與事君之方，孔子皆有簡要明白之提示：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子曰：「無倦。」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⁴⁰

孔子告知子路，從政而為民上者，凡所以教民之禮義，須先之而行以為民之表率；凡所以治民之事務，須勞身而行以謀民之利益。子路請求孔子多予提示，孔子以為對上述二事須始終不懈去實行，並無他方。朱〈註〉引吳氏（棫）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蓋子路勇於實踐，凡所當行，必能有為；所患在不能持之以恆，故孔子特言「無倦」以救其可能之失。至於事君，固當竭盡忠誠而不可欺瞞，方能使君主明見事端，妥善處置；然須犯顏諫爭，不可苟且容悅，方能正君非而利民生。朱〈註〉引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之。」蓋子路剛勇，不難冒犯君顏；但恐有便宜欺君之事，故先教誡之，使其知所警惕。

孔子不輕許人以仁，是故方孟武伯問「子路仁乎」時，孔子答以「不知也」。孔子對子路知之甚悉，所以於其仁言「不知」者，殆以為子路對仁未能體貼入微，只是日月至焉而已。然孔子復云：「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謂擁有千輛兵車之諸侯國，可使子路料理其軍事。此則了解並肯定子路之專長所在。⁴¹方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問諸賢之志時，子路立刻直接云：「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⁴⁰ 分別見《論語》之〈子路〉及〈憲問〉；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41 及頁 155。

⁴¹ 見《論語·公冶長》；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77。

且知方也。」⁴²此說與孔子所謂「可使治其賦」者相符，但充滿自信，且略嫌誇大。孔子聞之，只以微笑回應，在肯定中略帶貶意。事後表示「為國以禮，其言不讓」，謂治國當以禮，而子路之言不謙讓，是於禮有缺憾。欲子路減其意氣，歸本於禮。朱〈註〉引程子曰：「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言子路等人所言，皆治國之實事，而非虛談，故為孔子所贊許。王陽明曰：「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⁴³言三子如有用之器物，然僅限於一方之用。曾皙所言，則有不限於一方之用的意思。子路等人在格調上固不如曾皙，但其才各足以成就實際事功，非是徒託空言者，故皆為孔子所許。知孔子只是要子路重視禮以治國，並非否定其長才。

方季康子問仲由、端木賜、冉求三子是否「可使從政」時，孔子分別答以「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是故三子皆「於從政乎何有」⁴⁴，子路之果決足以任事，子貢之通達足以明事，冉求之多藝足以成事，故三子從政皆無問題。而政事繁冗，於明白事況、安排順序後，須立刻執行，方見成效；若是優柔寡斷，顧忌太多，將拖沓紛紜，勞而寡功。子路本有才藝，加以能決斷，對於處理政務，自是得心應手，而為孔子所認可。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⁴⁵言只講出一半的話即可以決斷訟案者，當屬仲由。朱〈註〉：「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忠誠信實，又能明察事理，果決裁斷，故訟獄者聞言信服，不待其辭畢即認可之。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⁴⁶孔子以使民無訟為為政之最高目標，此雖非子路所能及；但孔子對子路之片言折獄，仍相當贊美。門人聞孔子贊美子路後，附記「子路無宿諾」，言子路速踐所言，不留下答應人家要做之事而拖延時日。朱〈註〉：「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子路勇於踐言，不失其信，養之有素，是以在斷獄方面亦能明快服人。朱〈註〉引尹氏曰：「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子路平日即能全其信，故在

⁴² 《論語·先進》；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29-130。

⁴³ 《王陽明全集·傳習錄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8月1版3刷），頁 14。以下皆用此一版本。

⁴⁴ 《論語·雍也》；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86。

⁴⁵ 《論語·顏淵》；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36。

⁴⁶ 《論語·顏淵》；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37。

折獄時，信在言前；人信其言，而能迅速結案。

孔子為魯司寇時，子路為季氏宰，策畫墮三都之艱鉅任務，而有相當成果：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墜。」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⁴⁷

三都即屬叔孫氏之郕，屬季孫氏之費，及屬孟孫氏之成。杜〈注〉：「彊盛將為國害，故仲由欲毀之。」叔孫氏已自行毀棄郕，季孫氏將毀棄費時，費宰公山不狃遂與不得志於叔孫氏之叔孫輒率領費人襲擊魯城。定公與季叔孟三子躲入季氏宮中，登上季武子所建之臺以避難。費人攻至臺下，孔子乃命魯大夫申句須、樂頎攻伐費人。費人戰敗，公山不狃與叔孫輒逃亡齊國。費邑因而毀棄。及將墮成邑時，公斂處父言於孟孫氏，成邑在魯北境，乃魯國防衛齊人之屏蔽，且是孟孫氏之保障。遂無意毀棄之，致定公圍攻成邑而不能下。子路此番策畫，三都毀其二，雖未竟全功，但已大為提升魯國宗室之安全。子路嘗為衛國蒲邑大夫，「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⁴⁸，蓋子路能使蒲民有勇而知方，是以晉人畏之。凡此，悉見子路因勇而有具體之事功。

四、操持與美行

孔子教學，德智並進，六藝兼修，弟子多屬通才，不過各有偏重，是以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專長之分；然歸本於德行，是以諸賢之修持皆有可觀。子路所長雖列政事，然亦兼攝其餘諸科，於德行方面頗有足堪稱述者。蓋其操持穩固，卓然有以自立，而不愧為孔門之大賢。

⁴⁷ 《左傳·定公十二年》；《左傳注疏》，頁 980。

⁴⁸ 《荀子·大略》；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794。

(一) 有為有守

子路稟性本自強勇，又聞孔子義以為質、義以為尚之教，故能秉義直行，見義則勇於有為，見不義則勇於不為。不殉於貨財，不屈於勢位；安處貧賤而無憂，淡處富貴而不驕；蔑視生死，有過必改。凡此君子之德養，皆可於子路之身上見之。

顏淵與子路侍側於孔子，孔子問二子之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⁴⁹謂願將乘坐所用之車、馬與身上所穿之衣、輕暖之裘等日常生活所需之物資，與朋友共用，縱使用到破舊，亦視為平常，而不怨恨之。常人於自家財物，守之甚緊，是不能與人共用，而看重貨利者；子路則自家財物可以與人共用，是看輕貨利者。看重貨利，則有得失心而不能安適；看輕貨利，則無得失心而能安適。子路之看輕貨利，與顏淵「無伐善，無施勞」之看輕名聲，固皆不如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仁心普被，然皆非常人所易為。必能輕於財利，方能勇於行義。朱〈注〉引程子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勇於義與不拘於勢利乃一體之兩面，在境界上僅次於浴沂詠歌之無心閒適而已。程子曰：「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⁵⁰言三人之志雖有大小之差，但皆能「與物共」而為「一意」，謂皆能無私心；無私心方能行公義。

孔子當時，社會失序，故有避世之隱者。然儒者基於救世情懷，仍以各種方式積極入世以謀改善。子路嘗遇荷蓀丈人，而有「不仕無義」之論：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⁵¹

⁴⁹ 《論語·公冶長》；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82。

⁵⁰ 《二程集·遺書·卷第二上》，頁 21。

⁵¹ 《論語·微子》；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84-185。

子路在途中落於孔子之後，適遇一以杖負除草竹器之老人，乃向彼問孔子之動向。老人譏子路四肢不勞動，五穀不能分辨，從師而遊無益。逕自立杖而除草。子路斂手靜立於旁，老人遂留宿子路，具雞黍而餐之，並命其二子拜見來客。次日，子路以狀告孔子，孔子言老人乃隱者，遂遣子路返原地復見之，老人以道不同，故意出行避見。子路告人曰，不出仕則失君臣之義。昨日幼者拜見長者此一長幼有序之禮，老人既知不可廢棄；對於君臣關係之大義，何以廢棄之？想要保持自身之高潔，卻弄亂重大之人倫關係，實有所不可。君子之出仕，只為踐行君臣之大義；至於政治理想不能實現，則早已知之。此說與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者相當，正表現儒者崇高之濟世精神，與隱者為「潔其身」而罔顧人倫大義者殊途。朱〈註〉：「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殉祿也。」或去或就，以義為準；殉祿而仕，亦屬非義。朱〈註〉引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唯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不論棄世離俗以自高，或貪求富貴以自溺，皆屬非義。惟或出或處皆不失其正者方為中庸之義道。

子路之勇於行義，嘗為曾子所敬畏。孟子曰：「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⁵²曾西乃曾子之孫。有人問曾西，汝與子路何者較有賢德？曾西甚感不安以答之云，子路乃吾之祖父曾子所敬畏之人。曾西自不敢與曾子相比。則曾西較曾子更敬畏子路也無疑。曾子嘗聞大勇之義於孔子，並用以教其弟子子襄，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⁵³。曾子秉直道正義而勇往，與子路之勇於行義類似。故曾西言曾子敬畏子路，並非無故。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⁵⁴常人多忌聞其過，且文過飾非，是以不能改過。子路喜聞其過，必然勇於改過，此非常人所易為。周濂溪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⁵⁵言子路喜聞過，故美名留傳於後世，今人則文過不悛，至於亡身，二者

⁵² 《孟子·公孫丑上》；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 227。

⁵³ 《孟子·公孫丑上》；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 230。

⁵⁴ 《孟子·公孫丑上》；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 239。

⁵⁵ 《周子全書·卷十 通書師友下第二十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9月臺1版），頁 178。

實有天壤之別。程明道曰：「子路亦百世之師。」⁵⁶以其聞過則喜，有過則改，此一美德，堪為百世人所效法。

子路持身堅定，無妒忌貪求之心，是以人格卓然有以自立，因而得到孔子之贊賞：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⁵⁷

穿破舊亂絮之長衣，與穿狐貉之貴重皮衣者站在一起，而不覺可恥者，當屬仲由。即如《詩·衛風·雄雉》所云：若不嫉人之有而思加害，亦不恥己之無而生貪求，即不以外物之有無而動其心志，如此何有不善之行為？子路聞孔子引詩句以美己，頗為得意，乃經常諷誦此一詩句。孔子望子路不自設限而更加向上，乃曰，此等為人之常道，何足以為善？意謂君子除消極地不為不善外，須積極地為善方可。朱〈注〉引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子路不恥惡衣惡食，已遠過常人；但不應止於此，故孔子激之以日新其德。胡五峰曰：「仲尼之教，猶天地造化萬物，生生日新，無一氣之不應，無一息之或已也。我於季路而見焉。」⁵⁸天地化物，日新不已，孔子之教猶此，故欲子路日新其德。

季氏專權於魯國，而冉有、子路仕於其家，孔子以為此非「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大臣，僅可謂「具臣」，謂聊備臣數而已。然二子自有其操持，並不一味聽從季氏，故孔子以「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答季氏子弟季子然「然則從之者與」之問。⁵⁹謂二子於弑父、弑君等大逆不道之事，斷不聽從季氏。朱〈注〉以為孔子之答「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二子於君臣大節處，寧死難亦不從季氏，是謂有所不為。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⁶⁰蓋人必於禮義是非之大分，知所抉擇，然後能有所作為。子路曰：「未

⁵⁶ 《近思錄·卷之五》（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10月再版），頁8。

⁵⁷ 《論語·子罕》；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15。

⁵⁸ 《胡弘集·知言·仲尼》（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2月1版2刷），頁15。

⁵⁹ 《論語·先進》；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28-129。

⁶⁰ 《孟子·離婁下》；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291。

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⁶¹志趣未合卻勉強與人說話，看他臉色慚紅，所為何來，非吾所能知，誠令人厭惡。此等人雖逢迎諂媚、喪其所主以圖私利，畢竟禁不住良心之譴責，故面露羞色。子路厭惡之，則其平日所持養者可知。

子路之明於義分，有所不為，復見於小邾射之奔魯一事中：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⁶²

小邾國之大夫名射者以其屬邑句繹出奔魯國，因素聞子路誠信，乃曰若是讓子路與我相要誓，吾即不必與魯國有盟約。魯國派遣子路前往交涉，子路推辭。魯執政大夫季康子派遣冉有謂子路曰，魯乃千乘之國，小邾射不信其盟約，卻相信汝之言，汝去與他要誓，有何曲辱？子路答云，魯國對小邾用兵，非吾所能禁，本當戰死於小邾之城下。射竊地叛逃，乃為人臣之罪惡者，若聽其言而與之要誓，是以射之行合於義，吾不能曲全之。射有叛國之罪而不合義，子路恥與交好。況鄰國大夫來奔，乃國家大事，應由主政者出面交涉，方合於禮。不義不禮，君子弗為。子路拒絕與射相要誓，正是其有所不為之實際表現。

（二）知孝知禮

孔子以仁為教，而孝弟為行仁之始，故孔門弟子皆能踐行孝道。元郭居敬《二十四孝》所列古今孝子，孔子弟子居三，是又孔門中行孝之拔出者。惟曾參、閔損之孝行素為人知，仲由則相對隱晦，殆《論》、《孟》中皆無相關記載之故。再者，禮所以節行，孔子本人即為行禮之典範，子路隨侍孔子之日久，於禮多所請益，能奉行孔子之禮教，故亦有足堪稱道者。

子路以為貧而不能養生喪死，令人遺憾；孔子則教以盡心稱情即可：

⁶¹ 《孟子·滕文公下》；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 270。

⁶² 《左傳·哀公十四年》；《左傳注疏》，頁 1031。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⁶³

子路親歷貧窮，對此感受特深。以為貧窮著實可傷，在父母生前無有豐盛之飲食足堪奉養，在父母死後無有足夠之資財完備禮儀。蔡仁厚以為此是「『孝思不匱』的無限傷歎」⁶⁴，蓋孝子對於雙親之奉養送終，總覺未盡心力而有所歉疚。孔子教示之云，父母生前，雖然吃豆粥，飲清水，只要能讓父母歡樂，此稱做孝；父母亡後，雖然衣衾只能裹住其手足及身體，迅速安葬而無外棺，與自己財物之有無相稱，此稱做合於禮。可見生前之奉養與死後之喪葬，只看是否盡心、有無真誠，即孝與禮所重者在實質，不在財物之多寡。

子路嘗問孔子：「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謂設使有人早起晚睡，努力耕耘植苗播種，以至手腳長出厚繭，用來奉養雙親，何以不得孝順之名？蓋以為滿足父母生活所需，即為孝順。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無此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⁶⁵意謂可能身子不恭敬，言辭不卑遜，臉色不和順，若無此三種情況，如何無有孝順之名。可知以敬順之態度對待父母，較諸物質供養之不匱乏更合乎孝順之本質。亦即孝順所重者在敬心之表現；至於飲食之養，尚在其次。孔子藉此以提升子路對孝之認知。

子路為季氏宰時，曾參與祭祀之事，因對祭祀過程安排妥當，孔子以其為知禮：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

⁶³ 《禮記·檀弓下第四》；《禮記注疏》，頁187。

⁶⁴ 《孔門弟子言行考述·七 忠信勇決的子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年4月2版6刷），頁66。

⁶⁵ 《荀子·子道》；王先謙：《荀子集解》，頁829-830。

由也而不知禮乎？」⁶⁶

季氏舉行祭禮時，清晨天色尚暗即開始祭祀，整個白天不够用，天黑則點燭繼續進行。與祭者即使有強健之體魄與肅穆恭敬之心，亦皆疲倦懈怠。執事之官員歪斜站立、倚靠於物以進行祭祀，對神明甚是不恭敬。改天祭祀時，子路參與其事。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外人持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而設饌於尸前。正祭之後，饋尸之時，尸在堂上，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天色大明才開始祭祀，傍晚時即祭畢退下。於是與祭者恭敬，祭祀流程迅速。孔子聞知此事，乃云誰說仲由不知禮？蓋禮以恭敬為主，子路在祭祀過程中所用方法得當，節省祭祀時間，與祭者因不疲憊而能始終恭敬，此即其知禮之具體表現。

禮主敬而喪主哀，二者皆主質而從文。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⁶⁷喪之與祭，禮數周到，固為要緊；但若不哀不敬，則一切禮數，盡成虛文。孔子有見於當時諸禮漸流於形式，故特強調實質一面；並告知子路，在形式與實質不能並重下，寧可重實質而減形式。子路當領得孔子之意。

然禮之所重在事人，並用以安頓現實人生。是以方子路問「事鬼神」時，孔子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方子路問「死」時，孔子答以「未知生，焉知死」。⁶⁸蓋人死為鬼，其氣伸為神，故事鬼神與事人之理同，總在誠敬。然人為現實之存在，鬼神則在恍惚之間。是故必先有誠敬以事人，而後方能誠敬以事鬼神。而死之與生，不過幽明終始之變化，必先知明與始之理，而順其所當為；然後乃能知幽與終之理，而安寧於冥寂。張橫渠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⁶⁹此殆孔子所以深告子路生死之意。

子路多聞孔子禮教，亦能踐行之。如子路將去魯，顏淵謂之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⁷⁰謂在國內之人，經過墓地則倚車前橫木致敬，遇到祭祀則下車致敬。此當係子路聞諸孔子者。但對合禮與否之論斷，須視情況而定，此則子路未能盡達，有待孔子之說明。如子路問孔子：「魯大

⁶⁶ 《禮記·禮器》；《禮記注疏》，頁 475。

⁶⁷ 《禮記·檀弓上》；《禮記注疏》，頁 133。

⁶⁸ 見《論語·先進》；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25。

⁶⁹ 《張載集·正蒙·乾稱篇》（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12月），頁 63。

⁷⁰ 《禮記·檀弓下》；《禮記注疏》，頁 189。

夫練而牀，禮邪？」謂人子在父母喪之期而小祥時，當居堊室，寢席，今魯大夫乃臥牀，此須於除喪之禫祭後乃可，則魯大夫之行合乎禮否？孔子答以「不知」。子路告於子貢，以為孔子有所不知。子貢遂入問孔子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告於子路，孔子並非有所不知，乃因「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⁷¹於此見君子之忠厚。子路既聞孔子之隨時點示，當更能掌握禮之精神。

五、問惑與殉難

孔子仁德廣被，智慧通明，達乎仁智合一之聖神境地。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執中而權，應物咸得其宜。子路對於聖學精微，未盡通透圓融，加以個性率直，因而對於孔子之言動，有疑惑處，便直接表達，毫無隱曲，因而能得到孔子當下直接之教誨。對於衛君父子之爭國，孔子以為必先正名，是以不涉入其中；子路則忠於所主，而以身殉難。此雖難能可貴，但未有慧解以存身行道，則有憾焉。

（一）率直啟疑

孔子平日所以教示弟子者，率立身行事之常道，而不能盡其委曲；「神而明之，存乎其人」⁷²，在實際應接事物時，有賴學者之靈活應用。蓋世事多變，每有意外，臨事能以最恰當之方式對應之，始是真正之學問。此則有賴於平日學行之累積深厚，方能臨事不亂、從容處置，而咸合乎義理。孔子德慧圓明，故凡事之來，皆能應對得宜。此雖非子路所能完全達到，但經其率直之啟疑，使問題得以釐清，而聖人之心跡亦因之以明。

衛靈公夫人南子有淫行，孔子至衛而見之，子路甚是不快。孔子因而發誓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⁷³謂吾之所為若有不合禮義處，上天將棄絕我。據《史記》：載「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

⁷¹ 見《荀子·子道》；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831。楊倞〈注〉：「練，小祥也。」《禮記·間傳》：「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禮記注疏》，頁 955。）

⁷² 《周易·繫辭上》；《易程傳·易本義》（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3月臺景印1版），頁 604。

⁷³ 《論語·雍也》；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91。

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見之。……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⁷⁴知孔子之見南子，由於南子主動邀約。孔子本不欲見，但南子定欲見之。孔子身在其國，若堅持不見，將逆主人之意，不得已而以禮見之。孔子此一行動，實為顧全大局而出乎不得已。朱〈註〉：「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足見孔子之見衛國小君，亦合於禮；不過彼有不善，是以初不欲見。但彼之盛情難卻，是以姑以禮見之。此等情理之委曲處，子路未盡通透，故孔子不煩誓言，示所為無有不是處。

孔子周遊列國之際，在陳蔡遭厄，令其終生難忘，嘗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⁷⁵其下便有從行弟子四科之記錄。先秦、兩漢之書於此事多有記載，意在彰顯孔子深厚從容之德養。《論語》載此事肇端於孔子與衛靈公政治觀點不合：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⁷⁶

衛靈公向孔子詢問軍陣行列之事。孔子對此當亦明白，但以為治國首重在禮，不可只重兵，乃應之曰，關於以禮器祭祀之事，吾嘗聞而知之，此可得而說；關於行軍作戰之事，吾並未學，是以無可奉告。孔子因與靈公意見相左，覺無有可為，次日便離開衛國。行至陳國時，不得接濟，因而斷糧。從行之弟子餓極病倒，不能起身。子路心中不快，見於孔子曰：君子亦有如是之困窮者乎？殆謂君子不虧其行，當得眾助，今乃適得其反，心有不甘。孔子教之云，君子遭逢困窮仍固守節操；小人遭逢困窮便放逸亂來。君子有德，而遭逢有時，有德者不保諸事盡通。面對困窮，堅定操守，苟且放逸，始見君子之可貴；朱〈注〉所謂「處困而亨，無所動搖」也。君子、小人平時或不易分，然「時窮節乃見」，而君子、小人由之以別。孔子有感於子路隨行已久，仍致疑於君子之德行，乃曰：「由，知德者鮮矣。」

⁷⁴ 《史記·孔子世家》；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734。

⁷⁵ 《論語·先進》；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23。

⁷⁶ 《論語·衛靈公》；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61。

⁷⁷蓋謂窮通皆不易所守，淡然處之，始為「知德」，然而能如此者世上並不多見。

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糲，弟子皆有飢色。」謂七天不生火煮食，只以藜葉作羹而不以米和之，弟子面帶飢色。時子路與孔子有如是之對話：

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女。女以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而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意不惑也。……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⁷⁸

行善者上天以福祿報償之，為惡者上天以禍殃報應之。此子路所嘗聞，亦為其所認可。而孔子累積德義富厚、懷藏美善，行之已久，理當得福報，今乃如是窮困，此則子路所困惑，故請問孔子何故。孔子以為，為善不必得福，蓋知者若必任用，則比干不被商紂剖心；忠者若必任用，則關龍逢不被夏桀用刑；諫者若必任用，則吳國之伍子胥不在姑蘇門外被剝胸腹而張屍。與君主逢遇或不逢遇乃時運，賢或不賢乃才幹。君子學問廣博知慮深遠而不逢遇於時者甚多，不只我一人。況且芷蘭生長在茂密之林中，不因無人欣賞即不芳香；君子亦然，其為學非為求通達，乃為窮時不覺其困，憂患時志意不衰微，知道禍與福乃終始之循環而志意不迷惑。故君子學問廣博知慮深遠、修養自身端正行為以等待時運之來臨。以上孔子開示子路，賢不肖與遇不遇、福禍並無必然之連結。然君子學行素定，不因不遇而易其志節。君子所能為者，在充養本身之學行；至於遇或不遇，則有命存焉。

孔子在厄中，特召子路、子貢與顏淵而問其意見，然後予以評斷，茲專看其與子路之對答：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⁷⁷ 《論語·衛靈公》；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62。

⁷⁸ 《荀子·宥坐》；王先謙：《荀子集解》，頁824-825。

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⁷⁹

孔子深知諸弟子在困厄中，心中皆含怒，乃先召見子路而問其意見。《詩·小雅·何草不黃》有云：「吾非如野牛老虎般之惡猛，循著空曠之原野行走。」孔子引詩句以明己行之無非後，乃問子路，吾之仁智之道豈有不是處，吾何以至此困境？子路答曰，或者吾等未達於仁，故他人不相信我等；或者吾等未達於智，故他人不使我等通行。孔子反問之云，要是仁者必定為人所信，豈有伯夷、叔齊之餓死首陽山；要是智者必定能通行，豈有王子比干之被剖心？可見仁智操之在我，信不信、行不行決定於人，不可因人之不我信、不我行，即謂吾之仁智有所不足。孔子之提示，當足以解子路之惑。

魯之公山弗擾（即公山不狃），晉之佛肸反叛時，皆嘗召孔子，孔子本欲前往，而卒不行。子路於二事皆嘗致疑：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⁸⁰

季氏之費邑為子路所欲墮，弗擾為費宰，乃據邑以叛，且召孔子，孔子擬前往。子路心中不快，言於孔子曰，若無處去即已於行，不必至公山氏處。孔子以為，公山氏之召己，並非徒然；如誠能用己，將興周道於東方。朱〈注〉引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改故也。」欲往者，淑世之理想；終不往者，情勢之不可。及晉趙氏之中牟宰佛肸據邑以叛，召孔子，孔子亦擬前往。子路恐其玷污孔子，止之曰，前曾聞夫

⁷⁹ 《史記·孔子世家》；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739。

⁸⁰ 《論語·陽貨》；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76-177。

子云，自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其境。今佛肸叛其主，是為不善也，何以竟要前往？孔子答云，前時固有是言；然吾亦曰至堅之物，磨不變薄；至白之物，染不變黑。吾豈能如瓠瓜之僅繫於其處而不能採食？意謂君子所貴在為世用，然其操持堅定，非外力所能損傷污染。朱〈注〉引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聖人之道，有經有權，咸得義理之中。欲往為權，出乎生物之仁；不往為明，出乎知人之智。聖人亟欲平治天下之心，諒非子路所能體貼入微者，乃藉二事以自表白。

管仲不死所輔公子糾，而相桓公，其人品見疑於子路，乃問孔子：「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召忽殉所主，管仲資政敵，故子路疑管仲為非仁。孔子答之云：「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⁸¹謂桓公不憑武力聚集會合諸侯，以尊周室，使中國不陷於夷狄，此是其仁，固不可以小眚掩大德。朱〈注〉：「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管仲對於仁或未能直入精微，然有利人之大功，故孔子亦許其為仁，此是孔子對仁較寬泛之說法，並用以解子路之疑。

（二）壯烈捨身

孔子弟子中，顏淵、冉伯牛、子路皆先孔子死。惟前二人死於疾病；子路則死於刀兵，堪稱壯烈。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故不足惜，但看是否值得。孔子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有「捨生而取義」之說；苟能成仁取義，死便值得，而可以勇於赴死。然尊生保命，亦儒者所重；蓋有此身，乃能行道濟世。故孔子雖遭逢災厄，亦力謀脫困；而孟子有「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⁸²之說。子路乃儒門之勇者，為忠於所事，乃成衛君父子爭國下之犧牲品，其行可嘉，而其情可憫。

衛君父子爭國，衛國情勢險惡，孔子以為化解危機，根本之計，須從倫理之正名下手，是以終不仕於衛；而子路不以為然，後為孔氏邑宰。二人之間有如下之問答：

⁸¹ 《論語·憲問》；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 153。

⁸² 《孟子·離婁下》；朱子：《四書集註·孟子集註》，頁 296。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⁸³

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衛，時衛靈公太子莊公蒯聵之子出公輒在位。子路問孔子，衛君等待先生主持政事，先生將以何者為先務？孔子答以須先從端正倫理之名分下手。子路言於孔子，豈有此事？先生不免迂遠而不切衛國當今之急務，何必要正名？孔子復曰，仲由實在粗俗！君子於己所不知之事，缺而不論。當知名分不端正，則名不當實，言說即不順理；言說不順理，則無以考其實，事情即不成功；事情不成功，則無序而不和，禮樂即不興起；禮樂不興起，則施於政事皆失其道，刑罰即不得當；刑罰不得當，則百姓無所適從，不知如何安放手腳。故君子正其名分必定可以發而為順理之言說，順理之言說發出必定可以將事情推行成功。君子對於自己之言說，但求名實一致、無所苟且而已。知孔子以為正名甚為緊要，蓋禮樂之興、刑罰之中乃至百姓生活之序皆從正名始。名不正乃衛國之亂源，為政於衛國固當從正名始。朱〈注〉引胡氏（安國）曰：「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出公、莊公皆無父之人，不可有國；當立蒯聵弟公子郢為衛君，方能正人倫而合天理。然輒立為衛君之後，既力固其位而拒父，豈肯用一將廢己之人為政？此孔子所以不能為政於衛，而正名亦只成一理想而無以實現。《史記》載：「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⁸⁴南子本欲立公子郢，而郢謙讓，衛人遂立輒為君。程明道曰：「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⁸⁵公子郢讓國之心固可嘉，然亦因此而致人倫不正、父子爭國，則不能免於聖人之罪責。但若立公子郢，蒯聵父子或將

⁸³ 《論語·子路》；朱子：《四書集註·論語集註》，頁141-142。

⁸⁴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857。

⁸⁵ 《二程集·遺書·卷第十一》，頁123-124。

聯手奪位。除非國人及大國全力扶持，否則恐亦不免於亂。

有關出公拒父，莊公入衛，卒致子路死難之事，《左傳》有詳細之記載：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慳。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緹從之；迫孔慳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死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慳，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⁸⁶

衛孔文子娶靈公太子蒯聵之姊孔伯姬而生孔慳，孔氏之僕渾良夫高大而英俊，文子卒後，與伯姬私通。太子在衛之戚邑，伯姬使良夫往訪。太子謂之曰，若能助我入衛都得政權，即讓你服大夫服乘大夫車，且免三死罪。良夫遂與太子立盟約，為太子請求伯姬協助。哀公十五年冬之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衛都，停留於孔氏宅外之園圃。黃昏時分，二人著婦人服乘車，寺人羅駕車，往孔氏宅。寺人羅對孔氏家老樂寧謊報姻妾來訪，因而進入宅第，至伯姬處。飯後，伯姬持戈在前，太子與另外五人被甲，跟隨於伯姬後，車上載著盟誓用之牡豕；逼迫孔慳於廁處，強制與之盟誓助太子，於是劫持孔慳登於臺上。樂寧聞亂事，使人告知時為孔氏邑宰之子路。衛大夫召獲駕車保護輒出奔魯。子路將入城，遇見子羔將出城。子羔告之曰，城門已關閉。子路曰，吾暫且至門處。子羔曰，衛國之政不及汝，不

⁸⁶ 《左傳·哀公十五年》；《左傳注疏》，頁 1036。

須身踐其難。子路曰，吾食孔氏祿，當救孔悝，不可身避其難。子羔於是出城，子路入城。至於城門，公孫敢守門，曰輒已出城，不須復入。子路曰，公孫敢只是求取利益，卻逃避孔氏之難，仲由並不如此；既受利於其俸祿，必定要解救其禍患。適有死者送出城，城門開，子路於是入城。對太子說，太子何必脅迫孔悝，雖將他殺死，必然有人繼孔悝以為難太子。且謂人云，太子無勇氣，若焚燒臺子至半，必定捨下孔悝。太子聞其言恐懼，乃下臺。太子之黨石乞、孟賁抵擋子路，以戈擊殺之，砍斷帽帶。子路臨絕時說，君子雖身亡，亦不使冠落地。在結好帽帶後方死去。孔子聞知衛國之亂事，稱高柴將活著來到，仲由必定死亡。後來果真如此。子路為救孔悝，不計後果而強入城，竟死於戈下，及將絕命，仍為顧全君子之禮數，而從容結纓，堪稱英勇壯烈。

程明道曰：「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⁸⁷知子路因忠於所事而死，誠有所不得已；若不過於勇暴以焚臺，或未必遭此不幸。程伊川曰：「子路非助輒，只為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否？」曰：「不可免。」⁸⁸孔悝受脅迫而陷於不義之中，子路奮不顧身欲救之，乃至於死，可謂忠勇。孔子有「亂邦不居」之云，故不助輒而返魯。子路未遵孔子「必也正名」之提示，仍仕於衛而為孔氏邑宰；及孔悝被逼，惟有奮力救之，是以身遭不幸。王陽明曰：「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⁸⁹子路、曾子與橫渠所行雖異，皆能表現天下之大勇。蓋子路對於禮之與勇，養之有素，故臨絕能從容結纓，而為後世所傳誦。

六、結語

子路原係一未學之鄙人，具原始渾樸之生命力。能服膺孔子之教，表示其具天真善良之本質。自入孔門，孔子屢次教之以學，蓋惟有學方能化其粗鄙之氣，成為文質彬彬之君子。子路既入孔門，所見所聞與昔日野人生活大異，故與孔子

⁸⁷ 《二程集·遺書·卷第十一》，頁123。

⁸⁸ 《二程集·遺書·卷第二十》，頁266。

⁸⁹ 《王陽明全集·外集三·答儲柴墟二》，頁814。

之對話，較其他弟子為多，而孔子亦不煩諄諄教誨。子路由是隨時陪侍於孔子身旁，二人關係甚為親密。孔子疾病，子路代為祈禱；且預為隆重安排可能之後事。此雖不為孔子所接受，但由此可見其尊師之誠。及子路遭逢衛難，孔子知其必死，足見其對子路了解之多。又聞喪而覆醢，且若喪其子而無服，可見其痛惜之深。

子路以強勇著稱，故孔子稱其為勇士。然強有南北之分，南方之強寬柔能容，北方之強剛健勇武。子路之強屬北方之剛武，故孔子教之調以南方之柔和，然後方能剛柔適中，和而不流；且告以君子當義以為尚，不可專尚勇力，否則恐將為亂為盜，致不保其身。子路既聞孔子之教，其勇多有正面之表現，落實於其所專長之政事，便是果敢能斷，片言折獄，而為孔子所贊賞。至其墮三都之二以滅魯國宗室之患，治蒲邑使民有勇而知方，皆屬具體之政績表現。故孔子以為以子路之資質與幹才，從政乃綽綽有餘也。

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乃儒者之基本操持。子路能看輕貨利，對於義之所在，便能無所瞻顧，積極力行。子路聞過則喜，故有過必改，而堪為後世法。是謂有所為。而能不伎不求，不濟非義之行，是謂有所不為。能有所為復能有所不為，故其人格卓然有以自立。子路以雙親生前不能盡心奉養，雙親亡後不能完備禮儀為憾；其孝行感人，與曾子、閔子騫並列於二十四孝當中。又禮以敬為主，子路與於季氏之祭，省時明快，使與祭者皆能維持敬心，故孔子以知禮稱之。孝之與禮，乃孔子所重，而子路皆能躬踐之。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子路平日所聞，率為人處世之常法。至於在特殊情況下，須有適當之權變，乃合中道；子路於此，未能體貼入微。故於事理之異乎尋常處，每率直啟疑，如南子之晉見、陳蔡之蒙難、叛邑之欲往及管仲之評價等，孔子皆一一啟導之。由此亦可見子路於聖學精微之把握，誠有缺憾。於衛國政情，孔子指出須先正名，以除亂源，故不仕於衛。子路見不及此，仍仕衛為孔氏邑宰。及孔氏被挾持，乃馳往救之，以致喪命。其忠勇之表現，固然可嘉；但未能知幾，以致壯烈捨身，則令人嗟歎。

子路稟性強勇，凡所當為，皆力行實踐，故有具體之事功。此與曾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大勇，精神一致，故為曾子所敬佩。勇者不懼，惟內省不疚，故能不懼，若子路者，可以當之矣。子路於聖學能把握大體，已登乎正大高明之域；然慧解稍缺，未能直透精微，知幾妙運，通達變化，是以不得善終，孔子所謂登堂而未入於室也。子路忠於所事，勇於赴難，正見其大無畏之精神，養之有素，故能臨事不懼。至於臨絕，仍從容結纓以全君子之禮，則表現生命之壯美；此一鮮明形象，必然永遠存活於世人之心中。